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五年
一月二十四日出版

# 生活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
生活週刊社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電話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册內政部登記

第一卷第十六期

## 編輯者言

### 三年學徒生活

記者

一件極普通極尋常的生活，若是天天依照一定的方式去做，不用靈活的腦力去想，經不多時，做的人就會變成機器一般，工作缺乏興趣，生氣徐徐消沉；做出來的生活，就會步步落後，終至腐陋敝敗．這種現象，在做過幾年事的人，即使沒有親身經歷過，至少也曾目擊過．就人類的生活講，是一種極不好的現象；就社會的事業講，也是一種極不好的現象．生活週刊有補救此種現象的意願，實在有補救此種現象的責任，現在生活週刊與讀者相見已有十五期，編輯者時刻想使得此生活週刊常常有新鮮活潑的精神，表演在讀者眼簾之中．換一句說，就是時刻想用生活週刊的新精神，來破除社會上一切沉悶的現象，解慰人類中一切愁苦的生活．但在整理本期文稿的時候，忽然發生一個疑問．是：已出版的十五期生活週刊對於社會——至少對於讀者——究竟有多少影響？有多少利益？這一個自動的反省引起了編輯者良心上的疚歉，與思想上的波濤．因之想以本期作初次的試驗，提出一個切要問題，分作幾點，和讀者討論．此舉有兩種目的：第一種目的，希望本週刊因此能得與諸君作進一步的合作功夫，就是要使讀者深信此週刊是為諸君而辦，諸君有共同加入討論研究的權利和責任．第二種目的，希望本週刊因此得給社會進一步的實際貢獻，就是要使讀者深信本週刊為社會而辦，實在想調查社會生活狀況，研究切切實實的改進辦法．

今編輯者提出『三年學徒生活』一個問題來和讀者討論．

編輯者提出這個問題的主見有幾點：

一、發行部報告定閱本週刊者大都為商店工廠中之學徒，與中小學校之學生，因之知道讀者或正在過

本期目次

三年學徒生活　記者
學徒淚　淚[illegible]
生活消息
人力車夫

三年學徒生活者，或正在預備過三年學徒生活．

二、編輯部收到的稿件，半數是為學徒訴苦或勉勵學徒勤苦的文字，因之知道讀者與一般社會對於三年學徒生活非常注意．

三、本週刊自出版以來，登載關於學徒生活的文字，描寫出各種學徒的生活，已經不少，認為已有可以根據事實，研究改進辦法的可能．

四、就同人的觀察，認為現行學徒制，確有阻礙工商業進展的影響，不合時代的需要，而有討論改善之必要．

因此四點，編輯者，首先提出此問題，作本期討論的標的．

淚凝君的『學徒淚』一文，述學徒生活之痛苦，雖語辭間或有過甚處，然曲折婉娓，可為竭描寫之能事，其能引起讀者極深刻的印像，與熱烈的同情無疑，因刊入本期，為研究參考之資料．

# 學徒淚

淚凝

楓林落葉，草木枯萎，放眼江山，咸呈蕭森之氣，慘淡之容，遠聽長空雁斷，個個悲鳴，亦彷似悲秋之愁人不置者，今何時乎？迴溯春正迄今，覺瞬息間耳！何卽年將終耶？光陰易逝，直如白駒過隙，風馳電掣！余自入黑暗商場地獄後，志趣消沉，神經昏亂，如醉如癡，幾成狂癲，已不知時日為何，秋之將去矣；且日處愁城恨海中，已不知世間尚有快愉事矣．竊念余之悲苦人何由曉，且向誰哀訴，惟有忍氣吞聲，自傷自解而已．茲因晤故友，道彼商店內容處處改良，翻然一新，昔前種種惡習，已不克覓其跡矣，聽聞之餘，不勝欽羨，然一回顧我號，則仍黑暗沉沉，不禁愈增悲感；但仍效金人三緘其口，不將內容揭曉，則商場黑暗寫真，究無人知，亦卽終無改良之期也，有志有為之青年，將復墮入虎阱，欲進不得，欲出不能，而自斬生趣也，爰將晤友一席話之日記，冒昧抄錄，聊奉諸君一閱，幸一嘗商場滋味！恐諸君之口，雖歷百年，尚猶存有餘香也．然余非藉此以發牢騷已矣，甚望有為青年，幸勿再墮落此間，如余之進退維谷；并望以改良商業為口頭禪者，務期從速設法實行，以期洗刷一新；而商號之掌櫃諸公，必須知今非昔比．因時制宜，幸勿仍以專制時代之殘虐無人道之政策壓迫學徒；舊式資本家之酷惡手段，待遇學徒，蓋物極必反，將來逼犬回噬，恐亦非所利也，藥石砭鍼之言，幸勿玩視焉！

某日，余領命出街購物，道經商業場，遙見一人，迎面而來，彷似相識者，彼見余亦注目不轉，而似相識者，然距遠，識別未確，半信半疑，欲呼之而未便，及近而審視之，乃舊同學徐君也，余卽呼之曰：『君何之？』徐君曰：『偶爾出街閒遊耳』．彼此遂相為寒暄．余曰：『吾等相違，已臻五載，憶吾儕高小一別，卽風

流雲散，參商兩地，各自西東，相晤無緣，不謂今日，乃得一睹尊顏也！』徐君曰：『然，刻骨相思，彼此同情。前此告別後，各奔前程。吾兄鸞棲未卜，未便浪投尺素，不識君現在何所？』余曰：『源遠流長，一言難盡。吾輩今日把晤，誠天假之緣。盍同往某樓煮茗，以話別情，可乎？』徐君曰：『善。』於是携手偕行，且談且走，須臾即至。乃覓一清靜座位，相坐而叙。余曰：『自高小一別，君之行蹤若何？今住何所？』徐君曰：『庸庸碌碌，乏善可道，兄聞之，幸勿訕笑！別後，弟往第四高小校，肄業一載，適欲出外升學，乃遭逍不幸，家兄病歿客邸。老母因傷心過度，亦遽憂勞成疾，藥鑪爲友。竟盡良醫，亦難奏效。於是我家，撐拄之人，無奈余勉强支持。然弟年幼識淺，經驗實稚，何能負此重任。結果不免處處受累。如是者兩年，家慈之病，始調治得力，而告痊愈。然弟學業荒疏，亦已不可挽回。升學之念，歸諸泡影，遂在家賦閒歲餘。然每於更闌夜靜，月白風清之候，即念人之一生，必作一事業。若碌碌庸庸，優焉游焉，了此一生，誠草木之不若也。乃矢志出外謀事，以期服務社會，而謀己之生活。奈弟家世寒微，乏親鮮友，開花一片，終苦乏人吹嘘。幸今歲本埠某書局招收學徒，示於報端，乃照章投考，辱蒙錄取，今已入店月餘矣。』余一愕曰：『然乎？汝何亦誤入此黑暗地獄邪？誠誤汝終身也！』徐君不解此語，怪而問曰：『君何言也？』余應之曰：『彼商場者，直一黑暗地獄也？誤入之，平生即無快樂可言矣。以弟而言，前亦不悉此中底蘊，毅然步入。只意商場生活，至爲愉快，始雖受苦，然苦盡甘來，將來經驗豐富，即有揚眉吐氣，脫穎昂首之日，即不然，家庭生活，自己衣食，差可無虞。詎知實有大謬不然者。』徐君曰：『然則君亦商界人乎？究住何處？』余曰：『我號在某街，牌名某某，實可謂重慶內，老而且大之商號也。我等自某高小一別，弟復轉入某校，肄業二載，後在家浪游者，亦寒暑兩易。至去夏，乃入此間。然其黑暗非常：初入之時，掃地拭屋，拿煙茶，擦煙袋，關鋪板……種種下賤卑鄙之事，即爲低首下心，不敢違命之唯一職務。其他，則似一事未染也。無論何人，來皆必由引導。直與所雇雜役作事，無所軒輊。且掌櫃管云：『本號應減少雜役，多招學徒，始可節省金錢，且無違命之虞。』綜此種殘酷待遇，雖話盡今朝，亦不克道其萬一。故終日間，忙忙碌碌，奔走不遑。若稍一不合，即招橫逆，彼恣意辱駡，視學徒如禽獸之不若也。』徐君訝然曰：『尊號內容如斯耶？君誠苦矣！夫尊號乃重慶之巨大商號，何乃不及吾小商店之改良也？我店初入，即習商業上應學之事務，如掃地，拭屋，拿煙茶，擦煙袋，關鋪板……之下賤事，早已歸諸雜役作矣。至掌櫃之待學徒，亦甚和平。有不知者問之，伊亦欣然以告。即有錯事，彼亦不過良言規戒，俾知過而改，非以橫惡對待學徒也。至於漿洗，首年給二十四串，二年六十串，三年百六十串。如能辦事，尚可加倍給予。三年後之薪金，則酌才以定。要非如從前之刻薄也。故弟如此，雖謂商店不

大，然猶未受何種酷惡待遇．師生間情感沆瀣，親密無比，終日忻然自若，惟力求商業智識經驗而已．』余此時不禁悲憤塡膺，無處可消．覺乎昔心中無限幽恨，一若因此而激發者．良久乃曰：『弟與君，同一商場也．胡君處別一天地邪？相去祇牆咫尺，如隔蓬島千重：一則光明磊磊，一則黑暗昏昏．此何故哉？緣昔弟本一崇尙自由之人，如終身受人拘束，爲人作奴隸走狗，此寧早赴黃泉，何顏存人世．詎今誤入羅網，擺脫無方．終日間，如醉如癡，欲歌不能，欲哭不得．而余愉快光陰，悉移於愁苦之中．啞子吃黃連眞是苦，不啻爲余詠也．雖然若有代價，無論已，而我號舊例，頭年漿洗十六釗，次年三十二釗，三年五六十釗．彼等似嫌給予太多者然．三年後之薪水，亦不過二十餘金而已．誠思此區區十六釗，三十二釗，不過折洋三五元．終日忙碌無暇，而所得之代價如此．非苦工多，代價少邪！卽如雜役之以勞力賣錢，恐亦不至如斯之賤也．故伊等常曰：『事減少雜役，多招學徒之爲强』．弟實不知彼是何心肝，從何說起也！』

徐君曰：『大凡學商，初入之際，當非以金錢爲目的，無非藉求商業智識而已．將來畢業之後，飽具商場學問，金錢目的，卽可達到也．』余曰：『非也．在弟初之設想，亦莫不然也．而吾觀我號畢業後五六年之同事，月薪亦不過數元，以至十餘而已．論作事，不可謂不多也；論作事之高下，實有高出客先生數倍者．而於終日優游之客先生，薪水格外寬厚；於辛苦無比之學徒，乃獨異常刻薄．作苦工者一人，得報酬者又一人．言之，殊堪痛恨．試問依人作嫁，誰非金錢目的也？有之，恐亦非終身依人作嫁者也！報酬之多寡，誰非以作事之高下爲比例也？今如此，何能供給己之生活；何能供給家庭父老；更何以尊重勞績，以昭公允，而圖商業之進步乎？至初入之際，目的非屬金錢，斯言誠然．何尊處漿洗，反倍多我號耶？原以世道奇變，生活倍增，事事亟應改良，而我號仍固守陳法．不知伊幼時之衣，今猶能衣乎？夫金錢目的旣難逢，而欲求商業智識之心嘗必遂，理之至也．弟聞之，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．故爲師者，必學識淵博，且不憚苦口焦唇，諄諄訓誨，循循善誘．而生之有疑而問者，亦必欣欣焉，詳以告之．而商號中之師，（卽長櫃）則非決有若大學識也．其能活動於商場者，無非恃其頑固之經驗，富足之金錢，與及平生之命運而已．故初入學商，師非有所教於徒也．若問以商業上之疑問，彼反厲聲答曰：『可問汝師兄呀！』吾不識其何故，顏稱爲人師也？且師生間感情密濃，古今皆然．而商號中之師生，則大非也．當面彷似尊嚴凜凜反之則不特不以師視之，反路人仇人之不若也．凌辱痛罵，何所不來．故謂之爲仇敵也可，謂之爲師尊，則實不當也．至所謂客先生者，無論彼有無商業智識，皆視其昔前在外盜竊綴拾；一知半解之經驗，有如黃金寶貝，黃石素書，匪可輕易給人也，而同學方面，亦多恃其資格之老，醜態難堪，適與客先生相比擬，幸尙有二三同學心情頗稱平和，以疑見詢，亦欣然而告．故人之學商，師非眞師也．而同學乃眞

師也．若初入商店賦性頑魯，天分稍差，則數年之後，仍屬茫茫無知．倘素有嗜好，受人引誘，流爲下猪者，比比皆是．故商塲者，實誤人之地也．夫金錢之目的，既不克達，求商業智識之心，亦難得遂，且稍不慎，即流爲下人．而入商究何所圖乎』．徐君曰：『如此黑暗可云極矣！嘗聞人云：『商場中，異常專制』．有諸』？余淒然曰：『商塲中之長櫃，即猶專制時之皇帝，舊家庭之父母也．事事必合其心思，適其願望．且無論己之有無錯謬，亦不能據情辯論，辯則負反對巧辯之罪矣．直言之，彼出之言，橫有理，順亦有理也．夫子之於父，究甚親密，溺愛兒子之心甚切．故有時猶可辯論是非．而於長櫃則非敢如是也，因之商塲中人，均欲迎合長櫃心理，不免阿媚逢迎脅肩諂笑置人格於九霄雲外而不顧．敢言商界之人，靡一而非甘肥者．有之，恐亦非長櫃相信，而能長固飯碗者也．蓋彼長櫃，昔日之歷史，即非保全人格也．凡終日之間，自早晨至夜二更後無論有無事務，不能離號一步．屈計一年內，能玩耍者，惟元旦一日而已．且亦必往長櫃家賀年，以遵此不可違之定禮．及至初二，即不敢離號矣．非特此也，商場中尙有一最可惡之事者：卽雜役專橫，長櫃反聽之，以長其勢．如其職務未了，或時時出街游玩，而長櫃亦不稍加呵責．反命學徒，代作其事．有時彼等，無理取鬧，增薪減工，而長櫃亦將就之．故雜役等專橫異常，天非所懼，地非所怕．學徒有時反受其挾制，毫不如彼區區雜役之自由．言之，實可恥，亦實可悲．吾不識長櫃之何故優待雜役如此，而虐待學徒如斯也？以作事而言，彼不過勞力之事耳．而學徒則筆墨上之事亦時有之．悲哉學徒！痛哉學徒！胡適逢此疲極之學徒行市也？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．一念之差，直至於巳矣，夫復何言？』徐君曰：『君遭遇如此，何不毅然決然，脫網而出？倘猶隱忍在彼黑暗地獄中，享此不可言喻之苦惱乎？』余淚應之曰：『弟之入彼，幾費周章，乃得步入，今若出焉，其何以對介紹之情，而免旁人之輿論恥笑乎？將來欲再謀事，尤難於昔也！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！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！千錯萬錯，惟自引咎而已．』徐君慰余曰：『君勿過悲！凡人之處事，必先苦而後甘．今日之苦，豈非將來之甘乎？』余曰：『難矣！若苦而有甘，弟亦不克如是悲也．』徐君曰：『遭遇如此，亦屬無法，逆來惟有順受之而已！悲又何益！』時牆上鐘聲，已鐺鐺五下矣．徐君曰：『今日將晚，容後再會．』余忍淚曰：『然．今日弟之出街，亦爲號務，否亦恐不克晤君也．吾儕既同處商界，後會有期，談敘有日，弟之苦惱，亦容後告．』遂相隨而出，各道珍重而別，及將物購妥，回號時，已薄暮矣．因此即遭痛責．惟忍氣吞聲而已．至夜三更，人皆睡盡，銀缸隱隱，殘燄猶明；窗外苦雨凄風，竟夕不止．迴思日間之事，愈覺悽切無比，乃把筆而作斯記．

生活週刊
第七卷合訂本
上卷一册
定價八角
生活書店發行

# 生活消息

## 人力車夫

### 廣州

廣州馬路，開闢日廣，手車之數，亦隨之增加，統計全市營業手車，總額達三千輛以上，車夫之數，則更倍之。緣手車租值，係以每日夜，但一人之力，勢不能日夜操作而不息，故每一手車，復由二人或三人輪流分租，按其時間之旺淡，而定租值之多寡，平均每人所出車租，約自五六毫以至八九毫之間。車夫租車，甚少直接向手車公司交易，大都頭人先向公司租出，然後分租與車夫。所謂頭人，對公司則完全負責納租，對車夫則扣回銀若干。至一般車夫之生活，則至爲勞苦，櫛風沐雨，終日奔走於沙塵飛揚之馬路中，筋疲力竭；所得者除納車租外，所餘實寥寥無幾，以從前論，每人每日所得，於納車租之外，平均尚可得純粹工資一元至一元二三毫，故雖勞苦，而生活尚不惡，計其每月所入，直足與中等之知識階級相等，於食住之外，尚有餘資，以事儲蓄，或供其他之銷費。惟遞嬗至今，則每況愈下，景象已大不如前。每日所得工資，除車租之外，所餘者僅敷本人兩餐食用，甚或不足兩餐。其最慘者，則爲初出拖車之人，其接客手段，既不及人，顧主每被同業奪去，而拖車之時，行路顛簸格外費力，別人跑三步，彼祇跑兩步，乘客因極不喜此種車夫，而該車夫之自身，亦因此因每落人後，有時因不知行車規則，或觸顧客之怒，尚須受意外之體罰，斯眞勞動界中之最可憐者也。至車夫衣食住問題，則食一方面，多就飯店，無錢時雖不免空腹終日，但工資收入稍豐時，則大碗酒大塊肉，尚足盡快一時。惟居住方面，則不堪言矣，查車夫中除一小部份已有家庭者外，餘皆住宿於車仔館，此種車仔館，類多由所謂頭人者，包租一所小小屋宇，分租與各車夫居住，每人所佔。僅一床位，屋內除滿佈綠架床外，別無長物，每有方丈餘之小屋，而綠架床重重疊疊，住至數十人者，其地方之污穢，與空氣之混濁，均絕對無衛生之可言，下一深刻批評，則直卑田院貧民窟之縮影而已。顧車夫惡習甚多，最甚者爲部落性太發達，致其中有所謂惠潮佬，廣府佬，下四府佬之分，遇事不問曲直，輒先袒庇同鄉，因是爭端時起，甚或互相打，甚至流血，不以爲怪。


生活週刊 海外通訊之二

遊日鳥瞰

生活週刊社編輯

本書是生活週刊的日本特約通訊記者多位，就留日五六年來觀察所得，用極精確敏銳的眼光，犀利生動的文筆，記述日本全國情形，如工業的發達，科學的猛進，農村合作事業的氣象蓬勃，新聞界之社會活動，與夫山川之雄秀，民情風俗之特性，人口繁增之恐慌，婦女新職業之內容，人民健康之注意，以及日人心目中的滿蒙，日本社會與中國問題等等。詳載靡遺。當茲國難迫急，尤須明瞭對方情形，精資準備。凡我同胞，亟宜人手一編。

一册　實價七角

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三分國外五角

□上海生活書店發行□